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陽明病脈證并治全篇 陽明主裡內候胃中外候肌肉故有病經病府之分如論中身熱煩渴目痛鼻乾不得眠不惡寒反惡熱者此陽明經病也潮熱譫語手足腋下澀然汗出腹滿痛大便鞭者此陽明府病也而其候各有三經病則有邪已傳陽明而太陽之表未罷兼見頭痛惡寒無汗之太陽證者有太陽之邪已罷悲傳陽明但見壯熱有汗心煩不眠口渴引飲之陽明證者有陽明之邪未已後轉少陽兼見胸脇痛寒熱往來口苦而嘔目眩耳聾之少陽證者府病則有太陽陽明謂太陽病或發汗或吐或下或利小便亡其津液胃中乾燥太陽之邪乘胃燥而轉屬陽明致小便反數大便鞭者所為脾約是也有正陽陽明謂陽氣素盛或有宿食太陽之邪一傳陽明遂入胃府致大便不通者所謂胃家實是也有少陽陽明謂病已到少陽法當和解而反發汗利小便亡其津液胃中燥熱復轉屬陽明致大便結燥者所謂大便難者是也其治陽明經病則以葛根湯或桂枝加葛根湯發之或以白虎湯清之或以柴胡白虎湯和之隨其證而施之可也其治陽明府病雖均為可下然不無輕重之分故或以三承氣湯下之或麻仁丸通之或蜜煎膽汁導之量其病而治之可也此陽明病之大略也茲以在經在府二者詳疏於篇俾讀者易為分別則臨證施治自不紊矣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 陽明經內以候胃外以候肌肉陽明之為病由太陽之邪傳於其經則為陽明病外證由太陽之邪傳入胃府則為胃家實也 註集方有執曰陽明經也胃府也實者大便結為鞭滿而不得出也雖則遲早不同而非日數所可拘也○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註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內經三傳經之次第非必以日數拘也此云三日陽明脈大者謂不兼太陽陽明之浮大亦不兼少陽陽明之弦大而正見正陽陽明之大脈也蓋由去表傳裏邪熱入胃而成內實之證故其脈象有如此者 註集方有執曰傷寒三日該中風而大約言也脈大者陽明氣血俱多也 沈明宗曰此正陽明之正脈也仲景謂三日陽明脈大因陽明乃多氣多血之府風寒傳入邪盛於中故脈顯大是為陽明邪實之正脈但病陽明務具此脈方可下奪或兼太陽之浮緊少陽之弦細或遲痰滑瀉虛弱乃屬氣血陰陽之虛雖見大實大滿亦當詳審顧慮或以小承氣湯試之或用蜜煎導法不得直施攻下也○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註陽明之病本自太陽

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而不透徹乃為汗不如法發未盡之邪因而轉屬陽明也邪在經則為外證邪入府則為胃家實也

集註方有執曰此言由發太陽汗不如法致病入胃之大意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寒濕陽之邪傳陽明病有自中風傳來者有自傷寒傳來者當於食之能否辨之若能食名中風是自中風傳來者以風乃陽邪陽能化穀故能食也不能食名中寒是自傷寒傳來者以寒乃陰邪不能化穀故不能食也

集註方有執曰此以食之能否驗風寒之辨蓋陽明主水穀風能食陽能化穀也寒不能食陰不殺穀也名猶言為也中寒即傷寒之互詞大意推原風寒自太陽傳來其辨驗有如此者非謂陽明自中而然也

汪琥曰仲景云中寒與傷寒同義

非真寒證也若是真中寒是胃家虛冷饑宜理中湯之類不能食是胃虛也但邪未入府不作鬱熱耳因名中寒實與傷寒無異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集註陽明病有外證有內證潮熱自汗不大便內證也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外證也今汗自出是從中風傳來故與中風之外證同而身熱不惡寒反惡熱則知為陽明外證故不與中風

外證同也然陽明之熱發於肌肉必蒸蒸而熱又不似太陽之陣陣發熱可知矣

集註方有執曰此以太陽中風傳入陽明之外證言

魏荔彤曰病有太陽中風不解傳入陽明者何以辨之故設問曰陽明未知其裏之何時傳來必先驗其外之何所見

證答曰太陽病有身熱汗自出而惡風者此太陽中風之本證也若身熱汗自出竟不惡風寒而反惡熱則病已去太陽而入

陽明矣此陽明病由太陽中風而傳入者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

自汗出而惡熱也

集註太陽病當惡寒陽明病當惡熱今陽明病有初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是太陽去表之邪未盡故仍

惡寒也然去表未盡之邪欲傳陽明不能久持故惡寒必將自罷即日當自汗而出而惡熱矣

集註方有執曰此以太陽傷寒傳

入陽明之外證言

程應旌曰陽明惡寒終是常表至於府病則惡熱矣表之罷否須於此驗之

鄭重光曰此辨陽明傷寒

之外證不發熱而惡寒起自傷寒也惡寒將自罷邪過表也即自汗出邪熱鬱於肌肉腠理開汗外洩也

魏荔彤曰太陽傷

寒亦有傳入陽明者又何以辨之故設問曰病有得之一日初起之時不見發熱而但見惡寒者何病也答曰得之一日惡寒

雖為太陽傷寒之證而惡寒亦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此是陽明病由太陽傷寒而傳入者也可知太陽中風則發熱惡風

汗自出為正病太陽傷寒則惡寒無汗為正病若傳入陽明則必以汗出惡熱為正病也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

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即止此為陽明病也此釋上條陽明惡寒自罷之義陽明屬胃居中土也

土為萬物所歸故邪熱歸胃則無所復傳亦萬物歸土之義陽明初病一日雖仍惡寒是太陽之表未罷也至二日惡寒自止則是太陽之邪已悉歸併陽明此為陽明病也此方有執曰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悉熱此以正陽陽明言也程應

菴曰六經雖分陰陽而罕之者胃五藏六府皆朝宗而稟令焉一有燥熱無論三陽傳來之邪從而化熱即三陰傳來之邪亦

轉屬而變熱陰陽之邪故曰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也○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便皆為去邪而設治之誠當則邪解而愈矣如其不當徒亡津液致令胃中乾燥則未盡之表邪乘其燥熱因而轉屬陽

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此方有執曰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悉熱此以正陽陽明言也問曰何緣得陽明胃實之病答曰由邪在太陽時發汗若下若

利小便便皆為去邪而設治之誠當則邪解而愈矣如其不當徒亡津液致令胃中乾燥則未盡之表邪乘其燥熱因而轉屬陽

明為胃實之病者有三曰不更衣即太陽陽明脾約是也曰內實即正陽陽明胃家實是也曰大便難即少陽陽明大便難是

也三者雖均為可下之證然不無輕重之別脾約自輕於大便難大便難自輕於胃家實蓋病脾約大便難者每因其人津液

素虧或因汗下利小便便施治失宜所致若胃實者則其人陽氣素盛胃有宿食即未經汗下而亦入胃成實也故已經汗下者

為奪血致燥之陽明以滋燥為主未經汗下者為熱盛致燥之陽明以攻熱為急此三承氣湯脾約丸及蜜煎土瓜根豬膽汁

導法之所由分也此方有執曰古人大便必更衣不更衣言不大便也程應菴曰轉屬層次不止有表罷不罷之分而表罷

入裡復有燥實燥不實之辨所以有不更衣之陽明病有內實之陽明病有大便難之陽明病也其中有屬表屬裏所以以下法

有禁有宜受氣有裏實裏燥所以以下法有應大應小汪琥曰或問太陽病若下失則胃中之物已去縱亡津液胃中乾燥未

必復成內實答云方其太陽初病時下之不當徒亡津液胃中之物去之不盡邪傳陽明而成燥實故有內實之證○問曰病

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

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此方有執曰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悉熱此以正陽陽明言也陽明可下之證不止於胃家實也其綱有三故又設問答以明之也太陽之邪乘胃燥熱傳入

陽明謂之太陽陽明不更衣無所苦名脾約者是也太陽之邪乘胃宿食與燥熱結謂之正陽陽明不大便內實滿痛名胃家

實是也太陽之邪已到少陽法當和解而反發汗利小便便傷其津液少陽之邪復乘胃燥轉屬陽明謂之少陽陽明大便澀而

難出名大便難者是也此方有執曰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悉熱此以正陽陽明言也程知曰三陽皆有入胃府之證也陽明為水穀之海中土為萬物所歸故三陽經皆能入其府邪

邪入胃府之證也陽明為水穀之海中土為萬物所歸故三陽經皆能入其府邪

自太陽傳入胃府者謂之太陽陽明即經所謂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難者是也由脾之斂約故用小承氣微下以和之邪自陽明經傳入胃府者謂之正陽陽明即經所謂發熱汗出胃中燥熱譫語者是也乃胃中邪實故用大承氣以攻下之邪自少陽轉屬胃府者謂之少陽陽明即經所謂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者是也係津液竭故用麻仁丸潤下以和其津液也若三陽外證未除則陽明正治之法又不可用矣○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按自汗是陽明證盜汗是少陽證盜汗當是自汗文義始屬陽明病在經脈當浮長入府脈當實大今脈浮而緊潮熱有時者是陽明病而見太陽傷寒脈也則知是從傷寒傳來太陽傷寒之邪未罷必無汗故雖見陽明潮熱發作有時之證仍當從太陽陽明傷寒治之宜麻黃加葛根湯汗之若見潮熱發作有時之證而脈但浮不緊是陽明病而見太陽中風脈也則知是從中風傳來太陽中風之邪未罷必自汗出當從太陽陽明中風治之宜桂枝加葛根湯解之謀沈明宗曰此陽明證而見太陽脈也脈浮而緊太陽表寒未罷之脈潮熱發作有時則陽明裏證已具但浮者太陽風傷衛脈故必汗出也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汗出多之下當有發熱二字若無此二字脈遲汗出多微惡寒乃是表陽虛桂枝湯證也豈有用桂枝湯發汗之理乎必是傳寫之遺陽明病脈當數大今脈遲汗出多設不發熱惡寒是太陽表邪已解矣人發熱微惡寒是表猶未盡解也故宜桂枝湯解肌以發其汗使初入陽明之表邪仍還表而出也註程知曰此言中風傳陽明表邪未解仍宜用桂枝湯以解肌也汪琥曰此太陽病初傳陽明經中有風邪也脈遲者太陽中風緩脈之所變傳至陽明邪將入裏故脈變遲汗出多者陽明熱而肌腠疎也微惡寒者在表風邪未盡也故仍從太陽中風例治之又曰雖從太陽例治但既云陽明病仲景法還宜用桂枝加葛根湯為是○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註陽明病脈應浮大證應汗出今脈但浮表病脈也無汗而喘表實證也是太陽之邪未悉入陽明猶在表也當仍從太陽傷寒治之發汗則愈宜麻黃湯註張璐曰陽明榮衛難辨辨之全藉於脈證風邪之脈傳至陽明自汗已多則緩去而遲在寒邪之脈傳至陽明發熱已甚則緊去而浮在此皆邪氣在經之徵若入府則遲者必數浮者必實矣設不數不實非胃實也必不勝攻下矣汪琥曰無汗而喘但浮不緊何以定其為陽明病必其人目痛鼻乾身熱不得眠故云陽明病也魏荔彤曰此太陽陽明之證入陽明未深故今其邪仍自表出不至歸於胃而無所復傳也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

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者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此承上條互詳其脈以出其證也

謂脈浮無力而微脈實謂也陽脈浮有力而盛也凡中風傷寒脈陽微則熱微微熱表作汗若汗出少者為自和欲解汗出

多者為太過不解也陽脈實則熱盛因熱盛而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汗出太過則陽極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而成內實

之證矣勢不得不用下法故欲發其汗者不可不早慮及此也

集

喻昌曰陽微者中風之脈陽微緩也陽實者傷寒之脈陽緊

實也陽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仲景於亡津液者悉名無陽玩本文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甚明傷寒發大陽經膀胱之

汗即當顧慮陽氣以勝脫主氣化故也發陽明胃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證謂胃

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病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實汗出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則陰津易致竭絕

也○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以此久虛故也

集

陽明病法當汗多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以其

人胃氣久虛邪鬱於太陽之表陽明肌腠不能宣發作汗故也宜葛根湯小劑微汗和其肌表自可愈也

集

汪琥曰按此條論

仲景無治法當器之云可用桂枝如黃耆湯郭雍云宜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不知上二湯皆太陽經藥今係陽明無汗證仍宜

用葛根湯主之

集

魏荔彤曰陽明病法應多汗今反無汗但見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邪熱欲出表作汗而止氣衰弱不能達

之也○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者然發狂濇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

合併脈緊則愈

集

陽明病初欲食知其從中風熱邪傳來也陽明受邪當小便數大便鞭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知津未傷

而胃自和不成裏實也既不感實則在經之邪本輕可自愈也若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是太陽之表未除也奄忽也忽

然發狂濇然汗然而解者蓋以傳來之邪本輕陽明所受之邪自淺津未傷而胃自和仍當還表作解也然必待發狂而解者

此胃中水氣不勝初欲食之穀氣穀氣長陽化熱水不勝熱釀汗合併而出所以發狂作解也凡將汗解脈必先浮今言脈緊

則愈者亦邪還於表欲解應見之脈也○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集

傷寒發熱無汗嘔

不能食為太陽之邪欲傳也若無汗為太陽陽明之表尚在汗之可也今反汗出濇濇然者是邪已轉屬陽明之府可下不可

汗也

集

成無已曰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者太陽受病也若反汗出濇濇然者是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故經曰陽明病法

多汗

集

方有執曰嘔不能食熱入胃也反汗出者肌肉著熱膚腠反開也

程應龍曰太陽本證現在而反汗出濇濇然者雖

表證未罷已是轉屬陽明也。澀澀連綿之意。即俗云汗一身不了。又一身是也。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註傷寒之邪傳入陽明。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雖有燥渴。乃大青龍湯證。不可與白虎湯。即有陽明渴欲飲水。熱證應與白虎者。亦必審其無太陽表證。始可與也。加人參者。以其脈浮不滑。非有餘也。且欲於大解熱中連生其津液也。註鄭重光曰。此申明用白虎湯之法。以白虎但能解熱而不解表。若稍帶外感。有無汗惡寒身痛頭疼之表證。慎不可用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於白虎湯方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方

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按王三陽云。經文寒字。當邪字解。亦熱也。其說甚是。若是寒字。非白虎湯證矣。註此言傷寒太陽證罷邪傳陽明。表裏俱熱。而未成胃實之病也。脈浮滑者。浮為表有熱。之脈。陽明表有熱。當發熱汗出滑為裏有熱。之脈。陽明裏有熱。當煩渴引飲。故曰表有熱。裏有熱也。此為陽明表裏俱熱之證。白虎乃解陽明表裏俱熱之藥。故主之也。不加人參者。以其未經汗吐下不虛故也。註程知白滑則裏熱云。浮滑則表裏俱熱。寒大熱之氣得辛涼而解。猶之暑暍之令得金風而爽。故清涼之劑。以白虎名之。又曰厥陰條中有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可證此條之非裏有寒矣。魏荔彤曰。此裏尚為經絡之裏。非臟府之裏。亦如衛為表。營為裏。非指臟府而言也。

白虎湯 知母一斤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註柯琴曰

陽明邪從熱化。故不惡寒而惡熱。熱蒸外越。故熱汗出。熱熾胃中。故渴欲飲水。邪盛而實。故脈滑然。猶在經故兼浮也。蓋陽明屬胃。外主肌肉。雖內外大熱。而未實。終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能沉內。辛能走外。此味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為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用為臣。甘草粳米調於中。宜且能土中瀉火。稼穡作甘。寒劑得之。緩其寒苦。剋得之。平其苦。使二味為佐。庶大苦大寒之品。無傷損脾胃之處也。煮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為西方金神。取以名湯。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方中有更加人參者。亦補中益氣而生津也。用以協和甘草粳米之補。承制石膏知母之寒瀉火而土不傷。乃操萬全之術者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加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註病人謂病太陽經中風傷寒之人也太陽病煩熱汗出則應解矣今又寒熱如瘧狀每至日晡所即發潮熱日晡者乃申酉陽明王時故曰屬陽明也證雖如此當審其果盡歸陽明耶抑或尚兼太陽也故又當以脈辨之若脈實者邪已入裏則汗出潮熱為陽明下證宜與大承氣湯下之若脈浮虛者邪尚在表則寒熱如瘧仍屬太陽當汗之證也宜與桂枝湯汗之註程知曰病人得汗後煩熱解太陽之邪將盡未盡其人復如瘧狀日晡時發熱則邪入陽明審矣然雖已入陽明尚恐未離太陽故必重辨其脈脈實者可下若脈浮虛者仍是陽明兼太陽便宜汗而不宜下也○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難是津液下奪也當與小承氣湯和之以其結熱未甚入裏未深也註集喻昌曰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難皆是邪漸入裏之機故用小承氣湯和之程應龍曰吐下汗後而見煩證徵之於大便固非虛煩者比然煩既微而小便數當由胃家失潤燥氣客之使然胃雖實非大實也以小承氣湯取其和也非大攻也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二兩

枳實三枚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

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跌陽脈浮而濡浮則胃氣強濡則小便數浮濡相搏大便則艱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註跌陽胃經脈也跌陽脈浮而濡陽浮則胃氣陰濡則小便數陰陽相搏則熱盛而液竭矣故大便則艱也其名為約者謂脾為邪所約束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名脾約也以麻仁丸主之養液潤燥清熱通幽其不敢恣行承氣者以脈濡故也註集程知曰言脈浮濡不可大攻宜用麻仁丸潤法也跌陽胃脈也在足跗上動脈應手浮則陽熱盛而胃強濡則陰津少而小便數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胃陽強則脾陰弱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約其食物如一二彈丸也此不當下而當潤之程應龍曰麻仁丸潤燥通幽傷寒不可恣行大承氣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其為太陽陽明非正陽陽明胃家實者比也推之少陽陽明不可以正陽陽明胃家實之法治之更可知矣汪琥曰以胃強脾約為脾約作解蓋以胃中之邪熱盛為陽強故脈浮脾家之津液少為陰弱故脈濡用麻仁丸者以瀉胃中之陽而扶脾之陰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斤

杏仁一升

去皮尖

右六味蜜丸如桐子大飲服十

九日三服漸加以和為度

解

有執曰麻子杏仁能潤乾燥之堅枳實厚朴能導固結之滯芍藥斂收以輔潤大黃推陳

以致新脾雖為約此能疏之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註

傷寒吐後胸不脹滿而腹脹滿者是表邪已盡胃中壅熱故也宜與調胃承氣湯下其

熱而和之以無鞭痛故不用大小承氣也

註

程知曰言吐後腹脹滿宜調胃也熱在上焦則吐吐後腹脹滿則邪不在胸其為

裏實可知然脹滿而不鞭痛且不宜用急下之法但與調胃承氣和其胃熱可耳內經云諸脹腹大皆屬於熱也

程應旂曰

吐傷津液燥氣不能下達遂成土鬱是以腹脹滿用調胃承氣一奪其鬱可耳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去酒浸

甘草

二兩

芒硝

半斤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煮兩沸少少溫服之

解方名調胃承氣

有調和承順胃氣之義非若大小承氣專攻下也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火淫於內治以苦寒君大

黃之苦寒臣芒硝之鹹寒二位並舉攻熱瀉火之力備矣恐其速下故佐甘草之緩又恐其過下故少少溫服之其意在不

峻而和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註

陽明病謂已傳陽明不吐不下心煩者謂未經吐下而心煩也其為熱盛實煩

可知故與調胃承氣湯瀉熱而煩自除也

註

成無己曰吐後心煩謂之內煩下後心煩謂之虛煩今陽明病不吐不

下心煩則是胃有鬱熱也與調胃承氣湯其鬱熱

註

喻昌曰胃氣及津液既不由吐下而心傷則心煩明係胃中熱熾故可與

調胃承氣湯○陽明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

陽明病不大便發熱汗多不止者雖無內實亦當急下之蓋因陽氣

大蒸於內恐致陰液暴亡於外故以全津液為急務也宜大承氣湯下之

註

喻昌曰汗多則津液外滲加以發熱則津液盡隨

熱勢蒸騰達於外更無他法以止其汗惟有急下一法引熱勢從大腸而出庶津液不致盡越於外耳

註

程應旂曰此等之證

皆為救陰而設不在奪實奪實之下可緩救陰之下不可緩

註

沈明宗曰陽明裏實以潮熱微汗為止茲見發熱汗多乃裏熱

熾盛之極蒸騰胃中津液盡越於外非亟奪其邪以救津液不可故宜大承氣湯急下也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酒洗

厚朴

半斤

去皮

枳實

五枚

芒硝

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更煮取

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註

方諸積熱結於裏而成滿痞燥實者均以大承氣瀉下之也

滿者腹脇急脹故用厚朴以消氣壅痞者心下痞塞硬故用枳實以破氣結燥者腸中燥屎乾結故用芒硝潤燥軟堅實者腹痛鞭便不通故用大黃攻積瀉熱然必審四證之輕重四藥之多少適其宜始可與也若邪重劇輕則邪氣不服邪輕劇重則止氣轉傷不可不慎也

集解

柯琴曰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也故攻積之劑必用氣分之藥

因以承氣名湯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為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為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瀉下也因名曰大味真性緩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因名曰小且煎法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煮枳取五升去滓內大黃再煮取二升內芒硝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而後枳朴除其痞滿若小承氣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黃而煎法不同此可見仲景微和之意也

程知曰調

胃承氣大黃用酒浸大承氣大黃用酒洗皆為芒硝之鹹寒而以酒制之若小承氣不用芒硝則亦不事酒浸洗矣

陽明病下之心下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澀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莊陽明病下之

後心中懊懣而煩者若腹大滿不大便小便數知胃中未盡之燥屎復鞭也乃可攻之若腹微滿不可攻也誤攻必變脹滿不能食飲水則噉等逆矣若果有燥屎宜下者以大承氣湯下之

集方

有執曰可攻以上以轉失氣言懊懣懊懣痛恨之意蓋藥

力不足以勝病躁鞭欲行而不能故曰可攻言當更服湯以促之也腹微滿以下以不轉失氣言頭鞭後澀裏熱輕也故曰不可攻之言當止湯勿服也

程知曰言有燥屎即可大攻下也下後心中懊懣而煩者虛煩也當與梔子豉湯若胃有燥屎則

非虛煩故可攻腹不甚滿則無必攻之法有燥屎則非先鞭後澀者也故可攻又曰便鞭與燥屎不同便鞭者大便實滿而鞭燥屎者胃中宿食因胃熱而結為燥丸之屎也故便鞭猶有用小承氣者若燥屎則無不用芒硝之鹹寒也

程應旂曰末句

乃申可攻句以決治法○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今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澀未定成鞭攻之必澀須小便利屎定鞭乃

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註

得病二三日無太陽少陽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不大便若服大屬止陽陽明胃實之證也下之無

疑今脈弱雖胃和能食不可輕下祇可與小承氣湯少少與而微和之今其小安次日仍不大便繼與小承氣湯促之若六七

日竟不大便而小便少者即不能食亦屬胃中尚未乾燥屎未定鞭如大攻之初見鞭後必澀也須待小便利知屎定鞭乃可

攻之宜大承氣湯

註

方有執曰太陽不言藥以有桂枝麻黃之不同也少陽言藥以專主柴胡也凡以此為文者皆互發也

以無太少二經證故知此屬陽明以脈弱故宜微和至六日以下乃歷敘可攻不可攻之節度也

程應旌曰能食以結在腸間而胃火自盛也先以小承氣湯少少與之和胃中之火令少安後以前藥增至一升去腸中之結既用小承氣矣而又減去分

數接續投之以服弱之胃其素虛而為日久未久也張璐曰此段之能食不能食全與辨風寒強弱無涉言能食者不可

以為胃強而輕下不能食者不可以為胃中有燥屎而輕下也○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

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秘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

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註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外證欲解而脈不實尚

未可攻也若其人身重熱困於體也短氣而喘熱壅於上也腹滿潮熱熱聚於中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秘已熱結於下也斯

為外邪已解內實已成始可攻之主以大承氣湯可也若汗出微發熱惡寒者則外猶未解也其熱不潮者裏猶未實也不可

與承氣湯即有裏急腹大滿不通等證亦祇宜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蓋以脈遲故也註方有執曰潮熱陽明王

於申酉戌故熱作於此時如潮之有信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脾主四肢而胃為之合胃中燥實而蒸蒸騰達於四肢故曰大

便秘已鞭也林瀾曰此節辨脈遲內結之或宜大承氣攻之但以小承氣微和之也陽明病脈遲證兼汗出不惡寒身重短

氣腹滿而喘似屬可攻然必有潮熱者為外證已解裏證已具手足濇然汗出者為大便秘已鞭王以大承氣湯攻之其疑若汗

出雖多猶見發熱惡寒則表尚在也其熱不潮汗亦非手足濇然之汗安可與承氣以攻之乎即腹大滿不通亦祇可與小承

氣微和勿令大泄下此何以故脈遲便非必下之脈雖內結亦豈大承氣所宜哉○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

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

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

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註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也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

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則為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鞭後必溏是尚未成鞭

也不可攻之攻之必寒氣乘虛上逆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得水則噦亦由虛寒之氣上逆不能化水而下輪也若其後所

發潮熱不退是大便再鞭但已經下後所鞭者無多祇以小承氣湯和之可也故凡服承氣湯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此蓋仲景戒人不可輕下之意註方有執曰此以潮熱轉失氣次第而詳言之以決當下之候也轉失氣反出也脹滿藥寒之過也臑亦寒傷胃也復鞭而少者重下故也末句重致叮嚀之意 喻昌曰若腹中氣仍不轉則不但用大承氣大差即小承氣亦差矣 程知曰上條曰外欲解可攻裏曰外未解未可與承氣曰可與小承氣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此條曰可與曰不可與曰乃可攻之不可攻之曰少與小承氣曰以小承氣和之慎不可攻多少商量慎重之意故惟手足澀然汗出大便燥鞭者始主之以大承氣湯若小承氣猶是微和胃氣之法也 汪琥曰轉失氣則知其人大便已鞭腸胃中燥熱之甚故其氣不外宣時轉而下不轉失氣則腸胃中雖有熱而滲孔未至於燥此但初頭鞭後必溼也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又不大便服反微瀉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註陽明病譫語潮熱脈滑而疾者是可攻之服證也然無澀澀然之汗出與小便數大便鞭燥實等證則不可驟然攻之宜先與小承氣湯一升試之若腹中轉失微氣則知腸中燥屎已鞭以藥少未能遽下所轉下者但屎之氣耳可更服一升促之自可下也若不轉失氣則勿更與服俟明日仍不大便診其脈仍滑疾則更服之今脈反見微瀉則是裏虛無氣不能承送故為難治所以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註方有執曰滑以候食故為大便鞭之證疾者屬裏熱也微者陽氣不充無以運行瀉者陰血不足無以潤送故曰陽微不可下無血不可下此之謂也 張璐曰此條脈滑而疾有譫語潮熱而無鞭滿實證祇宜以小承氣湯下之而下之而服反微瀉故為難治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者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瀉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則止後服 按趙嗣真曰治人書云弦者陽也瀉者陰也陽病見陽脈者生在仲景脈法中弦瀉屬陰不屬陽得無疑乎今觀本文內脈弦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若是弦字弦為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為陽始有生理滑者微瀉者寒凡物理皆以通為生塞為死玩上條脈滑而疾者小承氣主之脈微瀉者裏虛為難治益見其誤 註傷寒若吐若下後津液已亡而表不解邪因入裏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仍不大便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者此乃表邪悉罷裏熱漸深也仍宜大承氣湯瀉盡餘邪以存陰液自可愈也若因循失下以致獨語如見鬼狀病勢劇者則不識人循衣摸牀驚惕不

安微喘直視見一切陽亢陰微孤陽無依神明挽之衆當此之際惟診其脈滑者為實堪下則生瀉者為虛難下則死若病勢微者但見潮熱譫語不大便之證而無前神昏等劇者宜以大承氣湯下之若一服利即止後服蓋恐其過也按循衣摸牀危惡之候也一以陰氣未竭為可治如太陽中風火劫變捨衣摸牀小便利者生不利者死是也一以陽熱之極為可攻如陽明裏熱成實循衣摸牀脈滑者生瀉者死是也大抵此證多生於汗吐下後陽氣大虛精神失守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虛故四肢擾亂失所倚也以獨參湯救之汗多者以參耆湯厥冷者以參附湯治之愈者不少不可概謂陽極陰竭也註喻昌曰此條舉證語之勢重者為言而勢重之中復分二等劇者主死微者主生故以大承氣湯下之程知曰要全善治循衣摸牀補益得愈亦因其脈證之不足也劉守真每以承氣治熱病法雖祖於仲景而辨證其未能如此詳悉故開後人鹵莽之端又曰喘則氣欲上脫微喘者邪實於內而又不能大喘也不識人循衣摸牀心欲絕也動惕不安肝欲絕也後喘肺欲絕也直視腎欲絕也內經所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藏府不通故脈瀉者死也汪琥曰日晡所發潮熱者府實燥甚故當其經氣主時發潮熱也獨語者即譫語也病人自言為譫獨語如見鬼狀乃陽明府實而妄見妄聞劇者甚也成註云熱甚昏冒正氣故不識人循衣摸牀者陽熱偏勝而躁動於手也惕而不安者胃熱冲膈心神為之不寧也又胃熱甚而氣上逆則喘直視則邪干臟矣故其生死之機須於脈候決之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秘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秘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秘也註陽明病本應自汗出醫誤以為風邪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秘故也然無或滿或痛之苦者以重汗亡津胃中乾燥故大便秘本無宿食也則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一日三四行今日祇再行可知大便不久則出蓋小便數少則津液當還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秘自出不須藥也集註方有執曰水穀入胃其精者為津液粗者成渣滓水精滲出腸胃之外清者為津液濁者外而為汗下而為小便故汗與小便過多者皆能奪乎津液所以渣滓之為大便秘者乾燥結鞭而難出也然二便者水穀分行之道路此通則彼塞此塞則彼通小便出少則津液還停胃中必大便秘潤而自出也○陽明病自汗出者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胆汁皆可為導註此承上條詳其義以明其治也陽明病自汗出或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

大便艱而無滿痛之苦不可攻之當待津液還胃自欲大便燥屎已至直腸難出肛門之時則用蜜煎潤竅滋燥導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氣通燥或豬胆汁清熱潤燥皆可為引導法擇而用之可也集成無已曰津液內竭腸胃乾燥大便因艱此非結熱故不可攻宜以潤藥外治而導引之張璐曰凡係多汗傷津及屢經汗下不解或尺中脈遲弱元氣素虛之人當攻而不可

攻者並宜導法程應旉曰小便自利者津液未還入胃中津液內竭而艱故自欲大便但苦不能出耳須有此光景時方可從外導法漬潤其腸腸潤則水流就瀝津液自歸還於胃故不但大便通而小便亦從內轉矣

蜜煎導法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餅手捻作挺子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

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挽欲大便時乃去之內臺方用蜜五合煎凝時加皂角末五錢蘸捻作挺以豬

胆汁或油潤穀道內之

豬膽汁方大豬膽一枚瀉汁和法醋少許以灌穀道內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內臺方不用醋以小竹管插

入膽內留一頭用油潤內入穀道中以手將膽捻之其汁自入內此方用之甚便土瓜根方缺按土瓜即俗名赤雹也肘

後方治大便不通採根搗汁用筒吹入肛門內此與上豬膽汁方同義內臺方用土瓜根削如挺內入穀道中誤矣蓋蜜挺

入穀道能烔化而潤大便土瓜根不能烔化如削挺用之恐失仲景製方之義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註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

乾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者乃因熱勢甚速消灼腎水津液不能到咽故不必待其有可下之證而急下之是下其熱以救將絕

之水緩則腎水乾竭陽必無依躁冒自焚而死也目中不了了而睛和者陰證也睛不和者陽證也今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

了睛不和者是腎水為胃陽所竭水既不能制火則火上熏於目而眸子朦朧為之不了了也此熱結神昏之漸危惡之候也

雖外無陽證惟身微熱內無滿痛祇大便難亦為熱實故曰此為實也急以大承氣湯下之瀉陽救陰以全未竭之水可也睛

不和者謂睛不活動也集方有執曰了猶朦朧也素問曰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靈樞曰足陽明之正上循咽出於口

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又曰足陽明之筋其支者上頸上俠口合於頰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為目綱上陽明為目下綱

所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知胃實也急下者任脈循面入目督脈上繫兩目中央諸脈皆屬於目而人之精神注焉是以宜

急下也 喻昌曰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一本經水竭一本邪涌水一土邪凌水陽明亦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一汗多

津越於外一腹滿津結於內一目睛不慧津枯於中合兩經下法以觀病情生理如身在水壺腹飲上池矣 張錫駒曰陽火

亢極陰水欲枯故使目中不了了而睛不和急下之所以抑亢極之陽火而救垂絕之陰水也 魏荔彤曰陽明燥屎應下胃

實應下俱詳考其脈證矣乃有表裏無他證獨於陽明胃脈所發見端倪處體認其證如傷寒六七日太陽已罷陽明已成其

目昏暗昧若隔雲霧而不了了明曰者此證名為睛不和也陽明熱盛循經絡而發其昏瞶之象以致睛失其光此內熱盛

而為實其機已兆兼以大便鞭而難身有微熱者則胃實已直故曰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

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之人小便自利大便當鞭小便不利大便不鞭是知鞭不

鞭不在熱不熱而在液之竭與不竭也今小便不利而大便乍難乍易者蓋熱將欲作結而液未竭也有時微熱者熱入裏也

喘者熱乘肺也冒者熱乘心也不能卧者熱併陽也此皆一派熱結便鞭之徵神昏譫狂之漸雖無滿痛亦必有燥屎宜大承

氣湯下之自愈也 王三陽曰此證不宜妄動必以手按之臍腹有鞭塊喘冒不能卧方可攻之何也乍難乍易故也 林瀾

曰既微熱時作喘冒不能卧則有燥屎已的自宜下逐裏實為急安可復以小便便利屎定鞭始可攻之屎乃理之常今病人小

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何以知其有燥屎耶蓋大實大滿之證則前後便皆不通大便為燥屎壅塞其未堅結者或有時而併

出故乍易其極堅結者終著於大腸之中故乍難燥屎結實常法拘哉 汪琥曰此條病未經下而有燥屎乃醫人不易識之

證成無已云小便便利則大便鞭此有燥於下濁氣攻衝於上以故時有微熱微熱者熱伏於內不得發洩也後條辨云濁氣乘

於心肺故既冒且喘也不得卧者胃有燥屎所擾即胃不和則卧不安也凡此者皆是有燥屎之徵故云宜大承氣湯○病人

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者是腸胃中燥屎結無去路故

繞臍痛也煩燥發作有時者是燥屎穢熱上攻則煩燥不攻則不煩燥故發作有時也不須以小承氣湯試之直以大承氣湯

下其燥屎大便利則自可愈也 方有執曰病人謂凡有病之人而證犯如此者則皆當如此治之此示人辨凡百胃實之大

旨也 程應璣曰攻法必待有燥屎方不為誤攻所以驗燥屎之法不可不備無特轉失氣之一端也病人雖不大便五六日

屎之燥與不燥未可知也但繞臍痛則知腸胃乾屎無去路滯滯在一處而作痛煩燥發作有時者因屎氣攻動則煩燥發作

又有時伏而不動亦不煩燥而有繞臍痛者斷其不大便當無差矣何大承氣湯之不可攻耶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註此水上條以明其治也下之未盡仍當下之乃大下之後六七日後不大便煩亦不解腹仍滿痛者此有燥屎下之未盡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復下之自愈也註程知曰大下之後宜乎病解矣乃復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而腹滿痛此必有燥屎未盡而然蓋宿食因熱復為之結鞭也○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是陽邪蒸鬱於胸膈間也故宜梔子豉湯涌其熱也註程知曰其外胸者有所陷之邪淺也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是陽邪蒸鬱於胸膈間也故宜梔子豉湯涌其熱也集有熱者經邪未解也手足溫者熱入未深也程應龍曰懊憹擾胃故饑不能食熱鬱氣蒸故但頭汗出魏叔彤曰表邪未全入裏乃即以為胃實而遂下之則其外仍有熱究不能隨下藥而為瘳也於是雖熱而不瀉手足雖溫而無熾然之汗出則是在表者仍在表而下之徒傷其裏耳即不至於全在太陽者誤下成結胸而心下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其陽明蒸蒸之熱為陰寒之聲所鬱俱凝塞於胸膈之上其證已昭然矣但病仍帶表既不可再下且已入裏又不可復發汗惟有主以梔子豉湯仍從太陽治也○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註傷寒三陽多有嘔證以其風寒之表未除胸中陽氣為寒所鬱故皆不可攻下也其乾嘔而惡寒發熱者屬太陽也喜嘔而寒熱往來者屬少陽也今雖祇有惡熱不惡寒大便鞭之陽明證而嘔多亦不可攻之其氣逆在上而未斂為實也註沈明宗曰惡寒發熱之嘔屬太陽寒熱往來之嘔屬少陽但惡熱不惡寒之嘔屬陽明然嘔多則氣已上逆邪氣偏侵上脘或帶少陽故雖有陽明證慎不可攻也○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利也註陽明謂陽明裏證中風謂太陽表證也口苦咽乾少陽熱證也腹滿陽明熱證也微喘發熱惡寒太陽傷寒證也脈浮而緊傷寒脈也此為風寒兼傷表裏同病之證當審表裏施治太陽陽明病多則以桂枝加大黃湯而解之少陽陽明病多則以大柴胡湯和而下之若少從裏治而遂以腹滿一證為熱入陽明而下之則表邪乘虛復陷故腹更滿也裏熱愈竭其液故小便利也註程知曰此言陽明兼有太陽少陽表邪即不可攻也腹滿而喘熱入裏矣然喘而微則未全入裏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者太陽未除之證口苦咽乾為有少陽之半表半裏若誤下之則表邪乘虛內陷而腹益滿矣兼以重亡津液故小便難也程應龍曰此條與太陽大青龍證同太陽以風寒持其禁衛故有煩燥證而無鞭

滿證此以風寒持任陽明故有腹滿證而無煩躁證然口苦咽乾實與煩躁同其機兆也○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譏語若加溫鍼必怵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此承前條互發其義以明其治也前條表證居多戒不可誤下此條表裏混淆脈證錯雜不但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也若以脈浮而緊誤發其汗則奪液傷陰或加燒鍼必益助陽邪故譏語煩躁怵憤憤亂不眠也或以證之腹滿惡熱而誤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懊憹舌上生苔是皆誤下之過宜以梔子豉湯一涌而可安也若脈浮不緊證無懊憹惟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為太陽則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宜白虎加人參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並盛宜猪苓湯利水以滋乾然陽明病法當多汗因汗出多致小便少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蓋以汗多胃燥無水不能下行乃水涸之小便少非水蓄之小便不利也恐猪苓湯更利其小便則益竭津液而助燥矣按太陽病煩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大青龍湯證也小便不利者小青龍湯去半夏加花粉茯苓證也太陽病煩熱有汗而渴小便利者桂枝合白虎湯證也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證陽明病煩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宜葛根湯加石膏主之小便不利者以五苓散加石膏寒水石滑石主之陽明病煩熱有汗而渴小便利者宜白虎湯小便不利者以猪苓湯少陽病寒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當以小柴胡湯去半夏加花粉小便不利者當以小柴胡湯加茯苓人參湯厥陰邪轉屬陽明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則愈證既不同法亦各異當詳審而明辨之集喻昌陽邪消渴者白虎加人參湯厥陰邪轉屬陽明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則愈證既不同法亦各異當詳審而明辨之集喻昌曰發熱以上與前條同而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者皆陽明之見證所以汗下燒鍼俱不可用舌上胎則膈熱甚故涌以梔子豉而微去其膈熱斯治太陽而無碍陽明矣若前證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用白虎湯以解熱生津更加小便不利則宜以猪苓湯以導熱滋乾也其汗多而渴不可與猪苓湯者以熱邪傳入陽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復奪之於外又利小便更奪之於下則津液有立亡之患故示戒也 程應旻曰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猪苓湯